

庚子西狩叢談

成多祿署端
卷上

庚子西狩
叢談

戊辰四月

華陽鄭言題



序

庚子京畿拳匪其始由於二三愚
妄大臣逢迎親貴以攘除夷患為
名將欲撼動神器徼非常之榮
利遂致乘輿播遷生靈塗炭歟
議屈就歲幣無厭辛壬以還國謀

顛選民困財殫百度隳紊紀綱坐
是不振陰之如日將昏馴至宗社為
墟版宇分裂夫豈恤人所及料哉
夫禍變之來每相緣藉是以風旋而
上升水激則彌悍嚮若戊戌辛亥
以之舉也孝欽無猜忌於德宗矣

宮庭雍睦則扶清滅洋之課說何
自而生拳匪不敢披猖夷兵無由犯
瀾矣辛丑和約創鉅痛深乃銳素
妄法空言立憲權倖開貨賂之門
疆吏失馭兵之柄羣小並進天下騷
然假使者軸得人推賢任能修明

庶政則上下相維猶可為理國祚
雖衰其亡也未必如是之速矣是
故作意之意常為事之基胎嗚
呼豈非天殄余宰懷來之三年
當孝氏萌勅之初余痛治之境
內晏然無何隣封拳衆數千闌

入縣境設立壇場聲言報復強
余至壇所厲聲詰問幾罹鋒
刃自此紅巾滿城生殺任意陵轍
官長魚肉鄉民岌々不可終日如
是者幾兩閱月及夷兵犯京師
兩宮微服出走間關道途晝餐

無糗糒夕休無床榻飢寒羸痺
有平民所不堪者况萬乘之尊
乎車駕猝至百官雲送余於凌
遽之頃設備行宮供億百司食
物紛紜勞悴僅乃集事以豆粥
麥飯之微勞邀 慈聖特達之

知眷遇優渥寔將大用顧為嘗
路所嫉官不過一道寧非命邪
余之陪隨鑿鐸也往々不次召對
每陳民間疾苦及閭閻凋敝情狀
慈聖輒為嗟歎因諭執政以以為
聞所未聞執政某公責余非所

宜言不啻入告余之觸忌此為
尤甚昔韓退之擢監察御史
上疏言事貶山陽令其實所論
亦一時尋常事而遂得罪者
蓋疏中有云此皆羣臣之所未
言陛下之所未知故執政者惡

之遂遭貶謫以今擬古有同慨已
蘭溪劉治襄先生吾浙知名
士也記問浩博有幹略知天下
大計壬寅領鄉薦聯捷成進
士入詞垣有聲朝列余久欽其
才望北來獲一見為憾己未之秋

于後濟南相晤於省廨甫接禮
印詢余西狩事語未竟會有他
客至尋復散去越八年余為
濟寧總撰辟入樞幕與
先生共几席重申前問余為
縷述顛末先生與同僚聽之或

喜或愕詫為勗聞余素一時之

談不過具述當時事實而已久

之先生出一編示余署曰庚子

西狩叢談則已哀然成集於孝

亂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域

之情政事得失之故詳徵博載

鉅細靡遺筆致縱橫詞采磊落
事皆翔實庶可傳信先生記
憶之強宥精力之滂魄誠有大
過人者余衰老無能日仰頽壘
前塵已淡焉若忘今得先生
掾筆紀述覺蕪蔓情事宛在

目前不禁感慨激昂豪興飛
動先生其海上之成連乎後之
覽者毋徒矜佚事送聞印作
當時信史讀之無不可也藜談
云乎哉

中華民國十七年 歲在戊辰

春三月

吳興吳永書於宣南



庚子西狩叢談序

庚子之役國家以亂民肇釁外國連衡而入京師兩宮微服出狩行二日至榆林堡懷來縣知縣吳永具衣冠恭迓於道傍於是帝后始得進體粥備供帳當是時吳公之名聞天下既而太后嘉其行誼命開缺以知府隨扈督辦行在糧臺日夕召見駸駸且大用衆以封圻臺輔目公矣而公伉直自將不肯骫骳隨俗以故樞要多不悅公遂以道員外放然太后終契其賢遇兩司缺出未嘗不憶及公每入都召對未嘗不移晷也既而兩宮相繼殂謝國祚亦潛移談者偶及往事殆如隔世矣丁卯之秋余與公相遇客邸有以前事詢者公爲